

玫瑰与石头

艾云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艾云
著

玫瑰与石头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与石头 / 艾云著.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301-21800-6

I. ①玫… II. ①艾…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4538 号

书 名: 玫瑰与石头

著作责任者: 艾 云 著

统 筹: 高秀芹

责 任 编 辑: 苑海波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1800-6/I · 2573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子 信 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9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9.75 印张 194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艾云

目前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政协委员，一级作家。
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曾经在河南省文联、广东旅游出版社工作。

主要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思想随笔的创作。已出版著作有：
《艾云随笔——女人自述》、《细节的四季》、《赴历史之约》、《欲望之年》、《理智之年》、《此岸到彼岸的泅渡》、《逃出历史》、《哈拉在叙事的风中回顾》、《艺术与生存的一致性》、《南方与北方》、《用身体思想》等。 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三年在《钟山》杂志以“事物本身”为题开设专栏，广受读者注目及称赞。

《玫瑰与石头》一书，是一部贯通西方哲学与思想背景的文化大散文。本书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作者试图通过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视角，用来关照中国人当下的生存困境。它视野开阔，思想纵拔深远；语言温润如玉，讲求美感；伴之以细腻的生命肌理和生动细节，在小心翼翼的虚构与想象中，将问题写得贴近人的真实呼吸，具有引人入胜的在场性。

当我们仰视苍穹之上那星辰般的灵魂，他们是里尔克、罗丹、加缪、伍尔芙、斯达尔夫人、贡斯当、罗莎·卢森堡等等。这些始终牵挂人类命运的自由灵魂，他们以自己悸动、颤栗、多敏的复杂感受性，带给我们启迪。人类的精神从来都是共通的，我们在与他们的照面中，已将自己麻木与粗糙的神经唤醒。

目录

Content

1	玫瑰与石头
43	皮肤上的海盐味儿
102	那流向大海的
146	星辰与灵魂
194	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
244	人可能死于羞愧吗
254	美德与自由

玫瑰与石头

里尔克犹若丹顶鹤那般清癯孤傲，是嗅着玫瑰花瓣，站在山冈上歌唱爱情的女神的祭司；罗丹则状如黑熊，在呼啸中抚摸石头连同抚摸女人，却成为穿越地狱之门的引领者。这样两个在年龄、身体、气质与艺术题材领域都具有大的差异性的人，却是在20世纪初年，遵循神意，走在一起。

一、致幻性

1902年初春，27岁的里尔克却觉得自己开始衰老。春天很美，也很妖。在初春，草根发芽的时候，有些病兆也开始活跃起来，首先是每天都感觉到不舒服，总是感冒发烧、咳嗽、头疼、失眠和心悸，还有烦躁不安，倦懒，只想一个人安静地躺下来。这是情绪的因素还是身体的因素？一个人还那么年轻时，原因很容易会被归结为前者。

是身体出了问题吗？他在屋子待久了以后，会走到外边的与农田接壤的土路散步，然后继续想这个问题。里尔克从小就安静、沉默，一个人总是躲在树底下和屋子里出神。一些疾病的种子其实早已种在了这个人身上，只是在没有长成足够阻碍健康细胞生长的年月，它与些微的苍白、气喘有关。但这些倘若还没有发展成为致命性，一个人却有着格外的迷人神态。你看他那双眼睛，仿佛深潭，贮藏的是深情，也有前往的决绝。那有内容的眸子，不是故事的铺垫，而是长长寂寥以后的洞见；聆听过西奈山神谕以后，雾障穿越，疾声呼唤与祈祷的喃喃，蹉跎于极端体验，在语言的峰仞行走，云翳与晴空，在眼睛里，闪着复杂的悲悯之光。只要见到这双眼睛，女人的心就揪紧了。

现在，天还没黑透，他就早早地躺在了床上。此时的里尔克其实已经成家，他和女雕塑家克拉拉 1901 年结婚并生下女儿露特。他们一家住在农舍。担当属神语言使命的里尔克无力去尽完整的为夫为父的责任。他们夫妻两个把孩子托付给外婆抚养，然后商定分开，各自从事自己的创作活动，并相约在可能的情况下再团聚。他们夫妻决定分开，一方面是因为经济窘迫，另一方面还有不宜为外人知的秘密。可以想象，能够撬动起石块的女雕塑家克拉拉，她有何等结实强健的身体。当初里尔克的诗打动了她。像所有青涩时代的女子一样，诗歌让她迷醉，她嫁给了这个献给她无数情诗的男人。这男人赞美她，赞她的美貌与才华，女人怎么可能不为这些打动？在逐渐成熟以后，克拉拉常常感到自己的不满足。她和他躺在床上，她抚摸着他的双腿，那细瘦单薄

的骨骼让人心疼，她看到他的肩胛处的松弛耷拉，完全不像一个年轻男人应有的密实弹性。只一刹那，克拉拉终于明白，里尔克口吐兰芳，气如宁馨，他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而不是人间女人的男人。女人的男人，那是带着剽悍的本能，喘着粗气朝女人压过来的雄狮。他把女人揉碎了以后再使其重生，使其成为眼神迷离而满足光亮的女人。克拉拉终于明白，自己所有想从这个男人身上得到肉身欢悦的想法都是无耻。与里尔克一起，她已经得到最终的真理，他让女人变得日益空灵剔透，像供奉起来的名贵瓷器，上边插着鲜花，点着梵香。他将女人的精神气质一再提高，却不让她们沉入地底，更不准备在温热的肉欲泥淖里翻滚。所有精神至上的男人，都带给女人辉煌的囚禁。克拉拉知道自己凡根太重，她不能只在供奉中，诗再美妙，花亦枯萎。那最初的真理在哪里？那是关于血的第一等的启示录？

在妻女都不再的空荡荡的房子里，他并没有感到是因为天伦之乐失掉的寂凄，他只是觉得写不出来的幻灭。卧榻时分，清晨醒来，透过窗棂，会看到橘黄色太阳照在花园的白色栅栏上，栅栏上边有晶莹露珠的反射；如果是在夏天，可以听到鸟在树上唧唧的啁啾。停止行走，躲开喧嚣与扰攘，一个人的冷谧，格外地发展着内在的敏感，一根针掉在地上，也是惊心动魄。幽隅，安恬，身体会觉得舒服些。喜长时间的半卧半偃，不想消耗体力，尽可能地保存现有的能量。这是年轻时节，卧榻使大脑得到供氧，看得很细，听得很清，连尘埃里也可以看到菱形花瓣在空中飞卷。渐渐的，内敛形成了凝聚的语境。间歇仍有奇异的疼痛，像是有

一个尖锐的小螺丝钻进脑子四处滑动。再一次躺下，可能会吃片止痛药。还年轻，药力还起作用，病兆还只是虫豸，还没有长成巨兽蹲伏在要害部位可以将生命整个吞噬。于是，还可以睡眠，还可以恢复。在躺了一段时间以后，醒来，却有奇异的清醒，活跃的思维，场境历历在目。间歇的疼痛缓解，可以掂动笔时，黑夜，疾病，沉淀成心灵的黄金，神秘的魔杖舞动，自由的沉溺或领会于另一种感官的恍惚逸乐。那创世的二度命名的时辰到来。

如果就这么病怏怏地下去，只要可以写作，宁愿要这下沉；如果残破的肉身正好可以成为语言的传送地，宁愿要这下沉。他想起不久前他相恋的女友莎乐美曾经对他进行过分析，说他总是在人生圆满和艺术目标之间挣扎，说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她清楚地看到病症已经开始在拖着里尔克的身体下沉，心会被带走。他只享用他的恐惧，恐惧才是他的美丽。对命运给予现实人的福分，也就是当善良、友好、尊敬、福乐等等围绕时，他无比痛苦，因为这欺骗性质的福分无法成为他创造性存在的部分。过多的行动让他感到语境的稀释，那用于日常消耗的与用于聆听圣音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语言的发生学甚是诡异，身体太好和太不好都不利于语言。身体太好的人，能量积蓄太多，血液过于火旺葱茏，就只想奔跑出去，在初春的塬上，抖掉厚赘的棉袄，狂吼着野调，希望在跑动中得到宣泄释放。奔趲在外的惯性，四肢舒展，内部的谛听会变得迟钝，感觉不会聚拢，真相不会觉察，人会憨厚地笑着，说些人群易懂的俏皮话，却不会口吐兰梵之音。里尔克他身体的有效性只能为饲养语言。他为语言的大责任而

放弃掉日常伦理的小责任。身体过于不好，纵使你脑海里涌出许多有价值的念头，但把那些雾霰弥漫的感觉予以追逮摹状，需要综合的心力和体力。坐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头晕目眩，撑不住，知道这残破的肉身吹拂不起那芳斐华彩的语言。绝对的沉入黑暗之渊，没有升腾起来的体力，不可能找到语言敞亮的准确之镜。

对于莎乐美的分析，里尔克是听进去了。他现在也想要改变一下自己，觉得致幻性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怎么才能踏实有力地工作，并把双脚踩在厚实的土地上？有个机缘到来。他的妻子是一个雕塑家，曾作为同行在法国巴黎罗丹的手下工作过。早已名满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大师罗丹，虽已过了花甲，但他仍然像个年轻的工匠每天拿着斧凿在那里工作。那是朴实的劳动诗，伴着汗水而不是呓语。里尔克看到自己虽然年轻却已是消瘦无力的双臂，他决定到罗丹那里，试着让自己从深渊中出来。

二、劳动美学

1902年夏，里尔克到巴黎，应一个出版商之邀写一本关于罗丹的传记。

里尔克走近罗丹，他看到的哪里是一个按常规说法已进入晚年的老者！罗丹脸上不是以仁慈和平静为特征，那连鬓浓须，仿佛黑色的火焰在熊熊燃烧。他的皮肤依旧密紧而厚硬，额头几道仿佛斧凿般的深著的皱纹，才可以看出年轮的春秋。那粗壮的双

手、粗重的呼吸，还有健壮的身躯，周身上下依旧散发着雄性的力量。

再走进他位于巴黎大学街工作室的地方，别墅并不漂亮，门脸有三扇窗户，黄颜色嵌缝的红砖墙，有灰色的斜坡屋顶。屋子不大明亮，光从窗棂的缝隙处透过来，通道狭窄，到处可以看到用于雕塑的工具。更多的是材料，那些草图、泥捏的小样，石头的坯块堆放在那里。还有粗坯工在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然后绕过红黄小屋的屋角，前面展现的是一个奇妙的景观，那是一个到处都是石头和石膏的园子。这里又仿佛是一个大的工场。但这里只有罗丹这个唯一的工人。此时，罗丹的雕塑艺术已走到黄金时期。这个并没有经过系统全备的文化教育的人，这个曾经遭遇到学院派和官方正统艺术奚落、抛弃的人，终于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世人的瞩目。现在，他用一斧一凿，用双手捏搓出的一件件雕塑作品就放在那里，谁都无法数清，谁都不知道他还能创造出多少旷世之作。乃至于在罗丹生前，几乎是没有博物馆可以收藏。这些作品现在就放在地上，让天地收藏，在晨曦和暮霭的注视下，直伸苍穹和云端，浩荡无极。

已经 60 多岁的罗丹仍然像年轻时一样，他黎明即起，吃完早餐会从住处走到工作室，然后工作一个整天，傍晚回去。他不熬夜，没有喧闹的社交活动和应酬。多数时间都很沉默。他走路已经有些迟缓和笨拙了，但双手依旧灵巧。他拿着一团泥巴，一搓一揉，光滑如玉的女性乳房像一枚熟果长成了。有时他会捏一些小兽，那些林中的精灵，仿佛要赶一个热闹的晚会。罗斯也同

他一样到了晚年。罗丹一辈子都没打算给她一个明媒正娶的身份。她现在变得有些烦躁，可能是心底深藏的埋怨。埋怨归埋怨，她依旧指挥着工人做些黏合、翻拍的粗活。

近距离接触罗丹，里尔克发现比自己年长 35 岁的罗丹浑身充满了创造的热情，这热情更符合一个男人本能和训练的合适发挥。罗丹心藏全部的锦绣，但他干的则是力气活儿，他在挖土刨石中，摸索到造型艺术的本相是在动与静中找到稳定，形成泥土与泉水、阳光与花朵、桅杆与风向，以及男人与女人那样的平衡。

这个每天都在干力气活儿的男人，仿佛猛狮，仿佛黑熊，他刚愎而霸气的性格，因创作而抽搐的面孔，还有，他在寻找某种时刻的寻欢作乐，都是充满创造前的暴风雨。他抚摸冰冷的石头，也抚摸温热的女人，他闭着眼睛，准备为之做非礼性穿越。他在寻找借力与道路，他将塑出女人凝脂的肌肤，天使般的面孔。罗丹低声说，是工作让他爱慕女人。但很少有人听得进他说这话的意思。这个劳动美学的贯彻执行者，他爱慕的方式，是用霸道体现着生命的匍匐和献祭。那些花朵于是一瓣瓣在永恒的春天开放了。粗糙的石头，被他粗壮的呼吸所唤醒。

正是这一年，罗丹迷上了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她跟他到了他的工作室。她脱掉衣服，换上希腊式无袖齐膝短衫开始跳舞给他看。她停下来，想向他解释现代舞蹈的革新理论，但她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听。他低垂眼帘，眼睛有一道奇异的光，盯着她看，却神思飘到不知哪里。然后，他用对待他塑像一样的表情走到她跟前，用手抚摸她的脖子、胸部、双臂、双腿，还有臀部。他开

始捏她的全身，像捏一块黏土，同时他呼出滚烫的呼吸，仿佛火焰……

这个上帝派往人间的工人，的确是把男人的本能和训练做了适宜的发挥。

考察人类文明史，从狩猎社会，到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文明越进步，对男人技艺准备的要求将超过自然本能的要求；文明越进步，男人越会寻找到屏障性防御，而不再强调直接性对抗。人类社会在史前形态，在严酷惨烈的自然环境中，梭镖长矛箭戟是男人手中的武器。男人膂力强悍、勇猛过人，才能获得更多的食物，让自己和他要保护的族类生存下去。文明发展到一定时候是退回洞穴退回屋宇，在星布的村落，在交换与沟通中，在逐渐建立起的结构与组织中，将产生出制定共同体生活准则的心智者。这就是后来除狩猎者、海盗、土匪之外的政客、商人、职业革命家、诗人及艺术家、哲学家。若果说前者拼的是体力，后者则更多凭恃智力。智力的获得，必须得耐着性子，长久地待在屋子里接受教育和训练，总得被迫停止行走，这与人原本的属性得拗一拗。人在屋宇培养出了对事物复杂性清晰分析的能力，人会变得儒雅有礼。那是缓慢的、斯文的优雅，尤其当男人西服革履，玉树临风之际，再对照一个铁匠，一个因挥舞铁锤变得一身腱子肉的铁匠，谁知道哪一种形象更具有美学价值？文明时代，男人在屏障后面更多的是玩弄心思，如果他依靠的是败坏性而不是创造性的心思行事，这面孔苍白、四肢乏力的男人的确可以在柔指间克干戈，让体力强悍的人为自己的一场胜仗去当炮灰，或让他

们陷入灭顶之灾。中国古代孔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被治于人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真正的文明社会，要做的是限制智力者的败坏性思维与行为。文明时代，是保证着物种数量尽可能多地都有活下去的可能性，而不必像狩猎时期必须以本能与基因的优胜劣汰为生存的唯一法则。

那以创造力为要的心智者，是想方设法留给世界好东西的人。这是上帝派往人间的诗人里尔克，这是上帝派往人间的工人罗丹。

里尔克要为罗丹写的传记仍然没有开始，他面前仍然是一张白纸。转眼，季节从初春走到仲夏，法国梧桐树由浅莹莹的绿转为深油油的绿，里尔克还没有办法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但他的确看到了工作中的罗丹不分神、不旁骛，而自己呢，凝聚思考的能力根本比不上罗丹。罗丹一站就是一整天，全用于紧张的工作。他工作的本质不在于解决内心的问题和外部的麻烦，而是要把这些吸收进手头正在从事的工作中。里尔克也看到了罗丹面临的麻烦，这时与罗丹相恋多年的卡蜜尔开始有发疯的迹象，她常常在怀疑罗丹的两个意大利女模特要冲进屋子杀死她。而罗丹与罗斯生的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会推开罗丹的门要钱，然后出外挥霍，然后再一次潦倒，再一次要钱。罗丹虽已声名大噪，但他的敌人正四处拿他作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羊进行谩骂，说他半羊半人的造型是一个典型的性欲狂。罗丹遇到的麻烦、攻讦不少，但他只要在工作室待下来，那平静就又回到他身边。多少人在他这个年龄会发懒，第二天睡醒会赖着不想起

床，会磨磨蹭蹭，那周身的酸痛会袭击这个岁数的人。可是罗丹不会。可能是上天对这个工人的身体素质的必然要求吧，要求他必须是体魄强健，这才能完成那些重活儿。他胃口好，粗茶淡饭他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即使饥一顿饱一顿也没关系；他睡眠好，劳累了一天，他不会熬夜，往往是倒头便睡，然后起来又会神清气爽。他血脉通畅。多少人不明白，男人只有这样才会在灼热中用不竭的剩余精力去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事。罗丹是属于前者，他做的是有价值的事。而那些秩序生活之外的铤而走险者，也是能量的充分拥有者，只是他们没有用在正常的有价值的地方，而是用在了无价值方面。有能量的男人，怎么运用这能量，对社会的影响颇大。

里尔克面对要写作的传记，在一点点琢磨着罗丹，也把自己拿进去做着对比。

他在观察罗丹怎么会把众多事物的自然属性转化成特殊寓意，他也在写诗啊，只是将诗句雕成造型，成为凝固的诗。罗丹很少外出，他总待在工作室，他动手之前，动脑之事已经想完。他开始动手了，就像一个工匠，要有耐力坐下很久。手在动，看起来很重复。刚开始动手，会有一段史前的思维空白期，但动着动着，这看似机械动作，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觉头脑开始清爽，仿佛雨后天晴的涤洗。手动，将调动全身的力气给大脑供氧。手动，像在积极地储备能量，大脑却在休息抑制过后活跃起来。俗话讲的手巧心灵有道理。罗丹将上手和上心的事结合在一起去做，这实在很符合男人的本性。他一方面构思，一方面又得用大

量的时间动手实现这事。劳动的事又不是在外边上蹿下跳，而是待在屋子里，沉溺于上心，又沉醉于上手，这活儿恰巧让他碰上了。如果男人仅仅上心，只是用脑，无一刻松弛、放下，过度的绷紧，这弓弦怕是有一天会崩断。书写之事，以追问为要，每天都必须绑在思考的战车上，永远也下不来。你下来了，写作就中止了。而写作又是瘾，是病，不写作，人又受不了，然后，继续旋转，终有一天，那耗尽精元之气的脑力劳动，让男人再也没有腌臢，只有透明剔透的骨头。

罗丹的骨头则很重，血液滚烫。北风呼啸着，沙尘从关闭的门缝漏泄过来，巴黎街上梧桐叶落，满是萧瑟的枯索。罗丹不怕冷，他穿得很少，一大早就走到后边的园子抚弄他那些冰冷的石头。这个不怕冷的男人，眼睛从小就有些近视，在风霜或雾岚浓重的天气里，他要更近前一些去观察他的模特，男人和女人如此近距离的接触，不可能不发生故事。罗丹一生有不少的艳遇，这让攻击他的人找到了充足的把柄。罗丹不善言辞，也不去争辩。这个工人总在劳作，可上帝安排每个劳动者都有休息日。罗丹的休息很特别。他那始终不减热气腾腾的性欲，是他应上帝之允准给自己长时间工作的一些犒劳？这一年，他向邓肯俯下身来。事情没成。邓肯后来在自传中写这一情境，说的是遗憾：“多少次我惋惜自己幼稚、不理解，自行剥夺了把我的处女性奉献给伟大的潘神而享受神圣的乐趣！艺术和生活本来可以更加丰富。”这自述发表于罗丹辞世 11 年之后，他地下有知，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比这更热情的葬礼演说。罗丹不会强迫女人为他做什么，只是